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

ZHONGGUOGONGCHANDANGKOUUSHUSHILIAOCONGSHU

■ 第3卷

编委会主任 欧阳淞

主编 高永中

副主编 陈夕 刘荣刚

 中共党史出版社

014005373

D23
100
V3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

第3卷

编委会主任 欧阳淞
主编 高永中 副主编 陈夕 刘荣刚



D23
100
V3



北航

C1693329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3卷/文世芳主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98-2315-6

I. ①中… II. ①文…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4339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鸽子 占善钦(特邀)

复 审:陈海平

终 审:赵建忠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47千字

印 张:32.5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2315-6

定 价:60.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欧阳淞

副主任 高永中 陈 夕

编 委 薛庆超 任贵祥 刘荣刚 李树泉

本卷执行主编 文世芳

序 言

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发出了学习党史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今年以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统筹谋划、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做到即时跟进、及时记载党和国家历史的新发展。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需要以丰富的史料做基础。这是因为，记忆是历史的重要特征。美国著名史学家贝克尔就曾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口述史能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能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它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因此，口述史料具有文字史料不可替代的功能，它能够弥补文字史料的缺陷和不足，并在两种史料的互动互证中，在展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力争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做好口述史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一方面能够增强党史研究的丰富性和生动

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党史资料的真实性和现实感,有效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提高党史研究成果的感染力、吸引力。《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以下简称《口述史料》)丛书就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需要编辑出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些年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党史资料征集、特别是口述历史资料征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首次推出的六卷《口述史料》,主要是从近几年出版的《百年潮》杂志、《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精选出来的,也吸收了一些最新的征集成果。这些口述史料的作者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丛书记录了中共党史、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始末,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这些史料在发表时曾经过认真考订和印证,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历史文献的补充作用。

阅读《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将会使亲历者追忆细节,使见证者感悟得失,使思想者升华经验。既可为史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能为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一部生动鲜活、可读性较强的党史读本。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国史发挥特殊的作用,帮助读者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争取把更多更好的党史读物不断献给广大读者,献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刘国彪

2013年11月

目 录 |

- 1 关于北方左联的一份珍贵史料
——略谈陈沂回复我的一封信/陈漱渝
- 8 为鲁迅抬棺的出版家
——父亲吴朗西与鲁迅的交往/吴念鲁
- 19 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胡邦定
- 29 纪录片《南泥湾》的诞生/钱筱璋
- 36 父亲王林和张寒晖/王端阳
- 42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胡邦定
- 54 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苏 星
- 60 《长江日报》诞生记/黎 辛
- 70 珍贵文物为中南海增辉/张宝昌
- 76 毛主席与中南海文化学校/柳 伦
- 85 周总理关心京剧事业的几件事/王志勤
- 91 在宋庆龄领导下创办《中国建设》杂志/鲁 平
- 102 馨香祝嘏哭吟师
——吴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殉难四十周年祭/胡邦定

- 107 胡华与《中国历史概要》/张传玺
- 116 艾思奇破格授学历/赵迎颐
- 120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创办始末/俞 邃
- 132 一篇未曾发表的爱新觉罗·溥仪访问记/张颂甲
- 140 追忆老同学梁从诫及其父母/周承恩
- 148 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黄 涛
- 157 《内部未定稿》漫忆/王梦奎
- 165 话剧与京剧《八一风暴》的幕后/刘云 晓雄 涓迅
- 176 中南海内部电影/张宝昌
- 184 父亲田家英的收藏人生/曾 自
- 189 《新建设》编辑生涯拾零/谭家健
- 196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张 颖
- 202 我和“三家村”始末/李 筠
- 219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艾恒武
- 242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报头的由来/穆 欣
- 246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刘志坚
- 277 “破四旧”运动中人民大会堂文物何以保存/杨亚人
- 284 诗风词韵诉心声
——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别样生活/苗作斌
- 296 向世界开放的一个信号
——北京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回忆/龙新民
- 304 爸爸姜椿芳狱中酝酿《中国大百科全书》/纪恒俊 姜 廷
- 312 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杨正泉

- 320 《中国青年》复刊风波/孙兴盛
- 334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宋 涛
- 344 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宋金寿
- 369 祖父许德珩与吴阶平的一段往事/许 进
- 372 法制讲座走进中南海/邹 瑜
- 378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前后/顾迈男
- 387 我眼中的周扬/张 复
- 401 科技体制改革与“863”计划/杨培青
- 414 想起徐雪寒/鲁志强
- 421 怀念启功先生/许 进
- 424 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木文
- 429 费孝通和英国前首相联袂飞苏北/朱通华
- 434 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羨林先生/钱文忠
- 442 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刘导生
- 451 穆青与《瞭望》周刊/陈大斌
- 462 中国“付费电视”是怎么开启的/田聪明
- 468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侯永大
- 477 任继愈先生叫我“要做学术出版家”/郑文林
- 483 “村村通广播电视”的提出与实施/田聪明
- 502 我所认识的章含之/鲁志强
- 508 10部进口“大片”引进前后/田聪明

关于北方左联的一份珍贵史料

——略谈陈沂回复我的一封信

陈漱渝

近日，我无意间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中共关系再探》，引起了我的兴趣。浏览时，有一段话扑入我的眼帘。作者说：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流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罢，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据同期学报介绍，他叫郝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不足40岁。青年人有这样的看法，在我的接触范围中并不多见。他的思考不禁引起我的思考，也引出了我30年前的一段往事。

记得1976年底，我刚刚调进鲁迅研究室，正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以及鲁迅跟北方左联的关系，并撰写了一篇介绍鲁迅1929年和1932年两次回北平探亲的文章，刊登于《南开学报》。我了解到，1930年3月，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之后，北平也迅速成立了普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大同盟，参加的团体有30多个；同年6月筹备组织北方左联。同年9月18日下午，左联北方分盟在北平大学正式成立，此后在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又成立了支部小组。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同年11月13日至28日，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望母亲。在此期间，他曾应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与学生之邀，先后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发表了五次讲演，后被称为“北平五讲”。但由于介绍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组织机构的史料十分匮乏，鲁迅的“北平五讲”又只有两次留下比较完整的记录，给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经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指点，我冒昧地给陈沂写了一封求教的信。因为陈沂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方左联的候补执行委员，组织部干事，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所以掌握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鲁迅1933年3月30日和31日的日记中有“得余余信”和“复余余信”的记载，“余余”就是他的化名。我写信那年，陈沂已经65岁，右派帽子尚未摘除，但他仍给一位素昧平生的鲁迅研究者作了认真的回复。这封信首次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提供了一系列历史在场者和见证人的名单，并介绍了鲁迅1932年回北平探亲期间跟北方左翼文化界的亲密接触。信的全文是：

陈漱渝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迟至今日才复信，请谅。你所问问题，就所知答复如下，供你们参考。

①当时中央代表是洪灵菲（1933年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杀害），另一中央代表据说是现在的孔原同志（中央调查部长）。河北省委书记老孟（工人）、老罗（都在1933年被伪宪兵三团杀害），阮锦云（老施，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被宪兵三团逮捕后叛变，后干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活动，现不知去向），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在延安病逝）。还有军委老杨，也被宪兵三

团杀害(1933年)。现在还活着的当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就只有林枫和黎玉(八机部副部长)二人了,你们可以去访问。

当时北平市委的负责人,现在还活着的有江西刘瑞森(当时名义是燕京大学学生,前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现在做什么不知),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还有陈曾固(前教育部副部长),当时任过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李兆瑞(李乐光,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也在北平市委、北平文总负过责。

②鲁迅当时跟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有无接触,我不知道,但他那次从上海北来,肯定是有党的介绍,出面接待他的主要是范文澜同志和左联当时的负责人之一陆万美(此人现在昆明文联)。

③鲁迅的五讲是由左联、教联、文总出面安排的,具体负责是我、范文澜、陆万美三人。我亲自给安排的是在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我本人还出席照应了在师大的那一次演讲。目的是宣传革命和左翼文化活动,包括反“第三种人”,反对国民党对抗日和文化运动的迫害,其中还有营救被捕人的目的。而这些,都是在河北省委具体领导和布置下让我们去执行的。

当时我是北方文总(前身是北平文总)的党团书记(等于现在的党组),范文澜同志是教联(左翼教师联盟)的党团书记,属文总下的一个团体,党关系归文总党团领导。关于如何接待鲁迅问题,我们文总讨论过,我同范文澜同志特别交谈过。

我只讲讲我亲自布置的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这是我到鲁迅先生在阜成门住地去亲自给他请示和商谈的。当时党组织要布置一次攻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迫使他们开放抗日宣传活动,释放因抗日和进行左翼文化活动而被捕的人。因此希望鲁迅去做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演讲,同时号召群众攻打北平国民党市党部。

鲁迅先生听了我们的请示和报告之后,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至今我想来,还对鲁迅先生的革命激情和党组织观念的深厚,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时我不过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共产党

员,他对我向他所提出的要求,那么答应得爽快,使我十分感动,至今不忘。

到时我们的人去接了他,并为他的安全作了布置。

他讲完后我们即号召听众(几千人)去攻打市党部,同国民党市党部以及来保护市党部的军警进行了一场搏斗。同时我们就护送鲁迅先生安全回家。

如果说前四次讲演只是革命宣传,而这次是把宣传和行动结合了起来,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文总号召向鲁迅先生学习,学习他同敌人无情勇敢战斗的精神,学习他的组织性、纪律性、不顾个人安危的伟大献身精神。其他四讲的情况,最近《南开学报》有一篇文章,你们可参看,也可问陆万美。

④北方文总、北平左联、教联在台静农家安排了一次座谈,主要是谈谈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工作情况,我出席了这次会。我只记得他对我们当时办刊物提了三点意见(也是指示):一、刊物不一定要找名人写文章,因为所谓名人并不都能写出好文章。二、要努力搞工农兵的通讯运动,从这中间培养自己的作者;三、要关心泥腿子(农民),深入到他们中间去。陈独秀是不要泥腿子的。陆万美也出席了这次会。

至于台静农是不是党员,我不能证实,因为我没有同他发生过组织关系。但这样的会在台静农家召开,不十分可靠是不可能的。不仅为了鲁迅先生的安全,也是为大家的安全。当时北平左翼文化活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在场,出席了这次会。也可问问陆万美,但陆本人当时不是党员。

⑤我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详细的给他报告了北方文总和下属团体的组织工作情况,请他回去后上报中央,并给我们一些指示。我记得他当时最中心的一条意见,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文化活动一定要走到工农兵中去,不要停留在学校中,不要只在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教授)中,但也谈了一定要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北平是处在抗日前哨阵地上,要把左翼文化运动同

抗日密切结合起来。还要在左联等团体下面，办一些更群众性广泛的文化团体。也问了一下“托派”在北平有什么活动的问题，我据我所知给他作了汇报。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当时虽未明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但他的这些谈话，是针对王明路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吻合的。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工作是有些转变，但总的路线未变，我们也没有真正改变。这是今天想来都还引以为遗憾的。

⑥1932年6月前叫北平文总，由北平市委领导，1932年6月后，就改为北方文总，由河北省委领导。北方文总（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由河北省委领导，当时具体领导的是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李铁夫同志。

文总下属：左联；教联；社联；音联；剧联；美联；语联（世界语）。下面都有支部。文总组织：总部；组织；宣传；出版（现在知道文总情况的有张磐石，原华北局宣传部长，我调离文总后，他接替我的工作）。左联的组织：总部；组织；宣传；出版；工农兵通讯，下属两个刊：《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现在知道当时左联组织的，有陆万美和现在在本溪市的前市委书记老李（我忘了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来外调过，他当时在左联负过责）。陈曾固也在当时社联负过责。陈北鸥编过《文艺月报》，王志之编过《文学杂志》。这些人现在何处你们可打听。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写出，有机会见面或我去京时找你们谈。

你们那里有什么材料，可寄点给我学习。

此致

敬礼

陈 沂

1977.1.21

陈沂在复信中说他不能证实台静农当时是不是党员。1989年秋，我曾到台北面询台静农本人。台静农没有否认，但也未作肯定性答复，只

说：“反正那时我结交的都是左翼人士。”信中还谈到北方左联有两个下属刊物——《文艺月报》和《文学杂志》。《文艺月报》1933年6月1日创刊，同年11月1日终刊，共出三期。由北方文总和左联领导，编者署陈北鸥和金谷，而实际上金谷是一个假名，并无其人。《文学杂志》1933年4月15日创刊，同年8月15日终刊，共出四期（三、四期为合刊），由王志之、谷万川编辑。有研究者对《文学杂志》是否由北平左联所办提出质疑，主要理由是王志之跟北平左联的某些人存在矛盾。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见解，但理由似不充分。因为王志之跟谷万川不仅是北师大同学，而且在北方左联中又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据王志之在《缅怀潘训烈士》一文中说，当时北方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潘训（漠华）也是《文学杂志》“主要的参加者”。王志之等人原想把杂志办得灰色一点，以便迷惑敌人，但从实际内容来看，这份刊物一点也不灰色。该刊不仅发表了鲁迅、茅盾、丁玲、艾芜、孙席珍、尹庚等著名左翼作家的作品，而且翻译了苏联、法国、日本、朝鲜等国左翼作家的作品，甚至哀悼了被日本法西斯迫害致死的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该刊插图的政治色彩也极为鲜明，不仅介绍了苏联的五一纪念活动，而且还刊登了《参加示威去》一类“左”倾盲动的宣传画。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从1929年起，北方左翼文化界出版的报刊多达50余种。

陈沂在复我的信中，还谈到1932年11月28日鲁迅在中国大学讲演之后，听众曾结队包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其实这也是一次冒险主义行动。当时的北方左翼文艺运动在组织上有关门主义倾向，在行动上冒险主义倾向。据北方左翼文化界人士回忆，当时差不多十天半月就要搞一次示威游行，每个星期差不多搞一次飞行集会。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八一等革命纪念日，更成为了“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他们在马路散传单，扔石头，高喊“保卫苏区”、“拥护工农红军”、“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等口号。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常常酿成流血事件，使左翼阵营蒙受不必要的损失。1932年天桥举行纪念五一集会之后，就有五名参与者被害。1933年8月，被捕左翼文化人士近百名。洪灵菲、潘漠华等左翼作家壮烈牺牲。北方左联虽利用鲁迅讲

演组织示威游行，但主张“壕堑战”的鲁迅是不会赞同这种“李逵式”的战法的。在上海定居期间，鲁迅从不参加左联组织的类似活动，这就是一个铁证。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这封书信的作者。陈沂，贵州遵义人，原名余立平，笔名陈毅、杜渐。他经历了北方左翼文化战线的战斗之后，于1937年参加八路军，又奔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火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我写信向他请教时，他还住在哈尔滨东内史胡同10号。1979年平反后，他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党的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沂晚年不仅亲笔撰写忆念鲁迅的文章，而且热情支持纪念鲁迅的活动。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说，陈沂生前对他们馆提出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我想，这或许也是他表达对鲁迅深厚感情的一种方式。2002年7月26日，陈沂病逝于上海，终年90岁。

为鲁迅抬棺的出版家

——父亲吴朗西与鲁迅的交往

吴念鲁

父亲吴朗西曾在美术生活画报社做编辑工作，此后创办了漫画生活画报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自从开始编辑生涯后，就结识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鲁迅日记看，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两年时间里，他是与鲁迅密切接触的年轻人之一，也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这个时期是鲁迅写作、翻译、编辑画册最旺盛的时期，也是父亲编辑出版事业从初创到成熟的时期。鲁迅晚年的作品几乎全部交由父亲出版，他自己出钱选编的画册也交给父亲出版。

青少年吴朗西的爱国情怀

1904年10月6日，父亲吴朗西出生于四川开县的一户小康之家。我的祖父吴绍庚，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时任开县县政府秘书。父亲的启蒙老师便是我的祖父。父亲13岁时就读于江北县县立高等小学，16岁时考上巴县县立中学。此时，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他。他当时读过的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极乐地》，另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1921年暑假，17岁的父亲只身离乡背井去了上海。到上海后，先就读于私立澄衷中学，次年转入中国公学中学部。在中国公学读书期